

阿英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域外文學譯文卷

第二冊

阿
英
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域外文學譯文卷
第二冊

中
華
書
局

黑奴籲天錄

(美)斯士活著 林紓魏易同譯

例言

- 一是書專敘黑奴，中雖雜收他事，宗旨必與黑奴有關者，始行着筆。
- 一是書以「籲天」名者，非代黑奴籲也。書敘奴之苦役，語必呼「天」，因用以爲名，猶明季六君子《碧血錄》之類。
- 一是書爲美人著。美人信教至篤，語多以教爲宗。願譯者非教中人，特不能不爲傳述，識者諒之。
- 一是書係小說一派，然吾華丁此時會，正可引爲殷鑒。且證諸啖嚙華人及近日華工之受虐，將來黃種苦況，正難逆料。冀觀者勿以稗官荒唐視之，幸甚！
- 一是書描寫白人役奴情狀，似全無心肝者。實則彼中仇視異種，如波蘭、埃及、印度、~~墨西哥~~不止此。徐侯覓得此種紀錄，再譯以爲是書之左證。
- 一是書開場、伏脈、接筭、結穴，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。可知中西文法，有不同而同者。譯者就其原文，易以華語，所冀有志西學者，勿遽貶西書，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。
- 一書中歌曲六七首，存其旨而易其辭，本意並不亡失，非譯者憑空虛構。證以原文，識者必能辨之。
- 一是書言教門事孔多，悉經魏君節去其原文稍煩瑣者。本以取便觀者，幸勿以割裂爲責。

卷一

第一章

美國經脫溝省交春垂二月，猶陰寒逼人。時有二人對酌，旁無僮廝雜侍。此二人者，性情相貌大復不類。其一人獐醜，名曰海留，衣服華好，御金戒指一，鑲以精鑽，又佩一金表，狀似素封，而談吐鄙穢，近於僉荒。其一人文秀，家亦少康，名解而培。解而培謂海留曰：「凡今天下之習實遷者，能如我存心，斯得矣！」海留曰：「我之宗旨萬不如君！」言已，自引巨觥。解而培曰：「吾遣吾奴湯姆與爾。其人絕愿慤，屬以事，匪不如志。今既屬君，應多予吾值。」海留曰：「天下之奴，安有精品。君言毋乃過耶！」因又引一觴。解而培曰：「此奴事我久，凡吾物產，下逮牛馬，悉竭忠佐我，非常奴也。」海留無語，良久曰：「奴固不必盡良，然間有良者，君言或不誣。」解而培曰：「此奴信基督教，故發言咸由衷。」海留曰：「吾曩者市得貧家奴，既轉鬻，得贖金六百圓。蓋吾業販奴而處奴弗刻，今湯姆如此之善，固應厚償君值，特吾業近拙滯，不能出重資，奈何！」言次，歎息不止。解而培知其鄙陋，然無計取贏，復語之曰：「吾心戀此奴，若能少破君囊，則事實速成。」海留曰：「君若更賤我以小奴，無論男女，則當如約。」解而培嚼齧而答曰：「恨恨！吾非貧薄，安忍鬻奴，又安能於此奴之外更賤以雛奴！」語至此，門闢，斗入一穉子，約四五歲，貌絕慧黠，雞髮未燥，笑處輒動微渦，兩目精光耿然。見海留，意殊駭。海留見其服飾之善，心知

此奴必爲主人主婦所厚暱者。解而培令其跳舞，舉止備極靈警，主客大悅，賜以果餌。海留忽起，拊解而培之背曰：「可以此兒見腰乎？」時有少婦猝入，而穉子直撲其懷，不待辨，知爲此奴之母矣。然此婦入時，而海留眼光，已兩兩注射，上下周徹，猶商賈家之覷得美貨焉者。解而培呼曰：「意里賽，汝來何爲？」意里賽曰：「吾來視海雷。」海雷亦以主客所賜之餌，掬示其母。解而培曰：「將兒去休！」意里賽出，海留曰：「君若將此美奴，攜南省倭里恩城，必得厚值。吾相奴多，貌亞於君奴倍蓰，得值恆不貲，矧君奴之美如是耶！」解而培曰：「吾萬不恃此奴以發迹。」海留曰：「君若許售，吾必不吝重值。」解而培曰：「決不售君。吾妻之意，雖積金如奴之高，亦非所屑。」海留曰：「婦人安知貿遷中之關鍵。君但與語：去此奴，即可因其賞購金表、製首飾，何爲不售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儘君多金，無濟也！」海留顏色頓異，忽大聲叱曰：「此雛奴吾必將去！」解而培曰：「天下竟有蠻武如此，可以強奪人奴者！」海留曰：「吾跋涉間關，始至君家。因吾良友思購一僮，想此雛奴，萬能當意，故云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吾萬不能奪彼母掌上之珍以爲吾利！」海留曰：「婦人狡桀，吾所深惡，若能調遣其母，則取子易耳。特其見覺，其子已遠，徐徐餌之以物，思力可以頓殺。」解而培終不答。海留曰：「黑奴之心與白種別，過輒忘之，不必有淒戀之情。人言販奴之人，往往斷喪其良，吾則拊心未嘗有忤。以吾行賈不同於恆人，蓋人之販賣稚奴，皆若鷹取狼攫，無論失雛之母悲哽何狀，但得活產，便兇悍不復後顧。吾嘗聞有一婦人念子，漸就羸槁以死。因鬻兒時，兒銳啼戀母，母隨之行，主人肩鑊其母別室，啼號竟夜，腸斷以斃。買者之家，遂喪其值至一千圓

之多。吾深以主人爲非計。吾遠有所懲，不敢非法以繩奴，故得葆固有之良，亦不亡應享之利。」解而培時方剝橘，不復酬答。海留又曰：「吾販奴將數百次矣，未嘗虧損，以吾法良於人。吾之良心，人多以操業弗良而掩吾之善，吾實不服。吾嘗有同伴某某者，處奴極酷。吾常告以穉子離母，其始恆哭，可勿夏楚。彼卽受榜，於爾何益？卽婦人戀子而哭，亦天性使然，爾若以力抑制，悲憤內鬱，已足戕生。若少爲假借，以殺其悲，則容貌光澤，於吾亦可以得良價。然吾友恆以爲妄，故奴多物故。吾恐喪吾貲，故不與合券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君所言者，竟自以爲善乎？」海留曰：「然。凡吾買人之子，必勿令其母見之。彼不戀子自戕，卽吾爲善之驗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如君之言，則吾所以處吾奴者轉不善耶？」海留曰：「以吾度之，殊未必勝。君經脫溝之人處奴過厚，及他鬻，匪不習故驕惰，往往見窘於新主。何如其未鬻時，先授以楚況，更入他氏，便不以爲怪，爲術不更良乎？且吾素以天良自信，恐後人無及吾者，故勸君循吾法以御奴，當無不善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吾自適吾事，君自用君法。」於是二人均無語。海留旋問解而培曰：「君意云何，而吾意決如是！」解而培曰：「徐容與吾妻圖之。君且勿言，家人多口，風聲流入帷闥，此事殊不易了。」海留曰：「諾。唯余性躁烈，不能久延，趣爲謀之！」整衣將行，解而培曰：「夜來更至吾家，當得當以報。」海留既去，解而培大憤，自念若人猛鷲若是，須以靴蹴踏之，始伸吾忿。彼惟索吾舊責，脅奴爲抵，公然肆其壓力，只此可知人生負責之苦矣！且吾妻仁恕，安能以奴抵責之事告之。矧此小海雷，吾妻尤極卵翼，去之必且悲頓萬狀，吾將何術解之？大抵解而培之爲人忠厚，自謂需奴之力，必留有

餘，不如他處盡奴之力勿令休息。主人役奴之法，苟得奴之力足以生財，即不敢過苛以取足。是時國家之政，雖准有力者互市其奴，然舊主待之有恩，亦不能禁新主之暴虐。以此推之，似乎仁愛之風，尚未美滿盡善。解而培之爲人，和平溫厚，處奴有恩意，復有程度。此回負海留之責，故不能不鬻其奴，實則非夙心也。方解而培與海留議論時，意里賽尚在門外竊聽，二人未之覺。既聞海留以夙責劫脅主人，將擄海雷以去，方欲更聽其餘，忽聞主母遙呼，遂入，然心忤色朽。主母愛密柳怪之，窮詰：「何由忽作此狀？」意里賽失聲哭，不能語。愛密柳必欲詰之，意里賽曰：「吾主父方同一販子語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彼主客自語，何涉爾？」意里賽曰：「主母知吾主父將賣去海雷乎？」言已，哭不可仰。愛密柳大愕曰：「爾亦知而公嚮不與南省販奴者語乎？爾母子能循分操業者，而公斷不鬻爾。且海雷爲爾愛子，爾固愛之，而他人心眼之中，詎亦同爾親暱。爾勿哭，且爲吾理衾枕。」意里賽曰：「主翁若道賣海雷事，願主母勿許之。」愛密柳諾。是時意里賽得主母一諾，意想略舒，徐爲整頓臥具。愛密柳者，貴家女也，識力高曠，心術惠懿，徑脫溝之第一閨秀也。恆人仁愛，特託空言，而愛密柳之爲人，實於行爲中推見其仁愛。矧其爲人，崇奉教門，雖其夫操行與之微異，而每見愛密柳聞政整肅，因而加敬，故家事聽其柄握。凡驅使約束奴僕之事，解而培一遵軌範，以爲吾旣不德，苟吾妻爲吾樹德，即亦吾之恩意也。此時愛密柳雖聞意里賽語，以爲吾夫善類，必不爲此，即亦不復當意也。

第二章

意里賽者，受覆於主母以長者也。硯脫溝之俗，凡蓄奴家，奴每僇瘦，而解而培奴多偉岸。女僕亦溫雅類大家女。邦人多稱此一家。所以意里賽得主母言，實深恃而無怖。意里賽貌美，若在他姓，久已出易重貲，愛密柳堅不許，必爲之擇善配，乃嫁於他姓之奴名哲而治。海雷者，幹奴也，已爲其主人遣往威立森機器廠充工。哲而治機警巧黠，實爲廠工第一。威立森大悅。時廠中新製一漚麻機器，爲他廠所無，卽哲而治手創者。哲而治軀幹面貌均佳，爲是人人愛暱，咸與交契，不復計其出身，威立森亦窮極恩禮。特其原買之主人百端凌踐，仍以獸蓄之，未嘗少假顏色。嗣聞其爲廠主創製機器，聲名喧噪，亦自臨視。威立森見哲而治舊主蒞廠，遽斂手爲賀，賀其得人。哲而治因陳其所製之機，詳細指畫，意以媚悅主人。然微露得意之色，主人不悅。自念此奴特能，改其常度，將來寢不可制。斗然變容，立令其歸。哲而治婉轉哀鳴，求竟其業，主人厲色弗答。是時威立森亦爲緩頰，主人終弗許，且曰：「此吾奴也，君可勿與！」威立森曰：「若得所請，當不吝其工值。」主人曰：「吾意不屬，雖重金莫奪。」他工亦告主人曰：「君但觀製器之敏妙，似可釋然於懷，令其留廠矣。」主人哂曰：「此奴製器雖佳，不過省漚麻之工。吾視其人，卽吾所使之機器，欲如何，卽如何耳！」哲而治憤極，血脈憤起，顏色灰敗。威立森私曰：「第歸，吾當脫汝於阨。」主人瞥見之，計二人私語，殆將圖脫，然吾斷不令此奴有生趣也。旣歸，乃以人世至苦之事役之。先是哲而治與意里賽定情後，始隸廠工。隸廠工二年中，爲生平最蘇息之日。而威立森旣悅哲而治，又審其有妻，故常許其聚處。解而培夫人亦喜意里賽事得其人，至爲欣悅。意里賽生二子，均妖，恰惻已極。續生小海雷，遂漸

忘其先塲之二子。嗣復聞哲而治見虐於主人，復大戚。然威立森愛哲而治甚摯，常至其操工之所慰之。意欲與主人語，令罷工，復就廠役。主人曰：「吾自有計斷，君可勿爲吾奴壽生路。」威立森曰：「彼受役吾廠，得賞終勝於此。」主人曰：「當時在廠驗器，吾見爾二人附耳作密語，吾甚不悅。然主權在我，君儘可勿與。」威立森聞之，期望始絕。於是哲而治執役乃日厲，備人世不堪之苦，均容忍受之。

第三章

明日，意里賽晨起梳掠，凭闌若有所思。背上有人以手拊之，意里賽迴眸一盼，瓠犀粲然，哲而治來也。意里賽曰：「哲而治，若何來？亦知吾見爾而心有所怡乎？吾主母已他出，爾可至吾臥處恣談。」乃攜手入闥，顧哲而治曰：「胡爲不省吾兒，且何憔悴至此？」時小海雷雙垂雛髮，依倚意里賽膝前。意里賽摩撫兒髮，以口親之。哲而治歎曰：「吾匪特不能擴吾生路育此子，卽吾之生路，亦將垂盡矣！」意里賽應聲哭。哲而治曰：「爾哭，亦知吾心碎乎？吾第道不出耳。吾意甚念爾未嫁之先，尙有幾微生路。今吾私計，似萬難使爾母子聊生。天乎，奈何！」意里賽且哭且語曰：「哲而治，爾胡作此傷心之語！爾我恩意，豈復窮期，乃必作此奇痛之言，以貽吾戚，何也？」哲而治曰：「爾言良是。」遂抱置小海雷於膝，詳視其面，而眼淚直濺小海雷頰上，顧意里賽曰：「爾世間絕佳之女子，爲吾目中所僅見。然此時甚望爾勿見我，我勿見爾，斯得矣。」意里賽曰：「君言仍復怖人。」哲而治曰：「此時吾心若逾黃蘗，吾命賤同病畜。恨爾嫁吾後，毫無生趣，

且過此以往，行且累爾，故甚願其死之速也。」意里賽曰：「吾知爾近不爲廠工矣，且主人遇汝酷，吾習知之。然爾當平理其氣，勿暴烈以戕生命。」哲而治曰：「吾堅忍已極，當主人勒歸時，未敢抗辯。卽吾所有力值，亦一以奉主人，囊中不蓄一錢。主人猶不我直！」意里賽曰：「君心原足自白，第勿更逢主人之怒。」哲而治怒曰：「是何物，尙爲吾主人者！且彼何所憑恃而稱爲吾主人？彼人，吾亦人，吾自度勝彼耳。吾目省所能，讀一書，製一器，思力均高於彼。是蓋我所自具之思力，非彼督責使然。吾至今未嘗享彼之賜，彼苟得主人分際，何爲獸蓄我耶！彼役吾，較役牛馬尤酷。若有隔生宿憾，令吾莫齒於人者！」意里賽曰：「聞言，我心滋慄也。吾度爾悲憤如是，必將有流血之思。然流血之事，亦勿怪爾。特君亡，將焉置我母子？」哲而治曰：「吾每事裁抑，含忿而退。今事勢日逼，實無生人之理。血肉之軀，焉能終受此厄。吾每當罷役，少欲讀書作字，僅此亦不遂吾欲。吾初意懃懃任事，事訖或得餘閒。彼覷吾閒，又復授以苦役，必不許有蘇息之一時。彼時時詈吾，吾終不答。彼轉以爲蓄毒不時發，是逼我以走險矣！」意里賽曰：「奈何至是？」哲而治曰：「吾昨日掇地上巨石，載之笨車。彼兒突出鞭吾馬，馬受鞭騰蹕，吾止以勿然，馬性難馴，防將蹄汝。弗聽，仍力鞭之。吾更言，則反鞭及吾背。吾急握其手，遂以足踢我，且入告其父，謂吾不遜。彼父出而大怒曰：『爾知吾是爾主乎！』令以繩縛吾樹上，遣子楚榜吾身，其子果力鞭不止。」哲而治語至此，誓曰：「吾終復此仇耳！誰令彼作吾主人者！」意里賽曰：「以吾之意，必以主人之禮事之，唯命是聽。」哲而治曰：「爾主人佳，可以此禮事之。且爾食爾衣，均主人之澤，

吾則日困鞭箠之下，何能甘心爲彼服役。吾終不受壓力矣！」意里賽聞言益怖，自以相處日久，未見其如是躁烈者。哲而治曰：「若前日予我一小狗，吾謹飼之，意實引爲同類。此狗亦馴，夜則睡吾榻，吾行則掉尾以從，似知憫吾所苦，一日吾方喂狗，遇主人出，彼斥吾曰耗其食：『使黑奴人均蓄狗，則吾貲耗不可止矣！』令以巨石繫狗頸，沈諸河。」意里賽曰：「爾亦聽主人之言，死此狗乎？」哲而治曰：「否，彼自爲之。狗向吾哀鳴，意似求救。主人仍怒吾不手盡此狗，竟撻我百數。吾自念須令彼知吾非撻楚所能誠服者。彼若不知變計，仍肆淫威，則吾將行其所欲爲矣。」意里賽愈慄，顫聲言曰：「爾萬勿爲此凶悖之事。上帝至公，必當救汝。」哲而治曰：「吾不更信上帝！吾苦，上帝安知之？」意里賽曰：「吾主母嘗謂吾：人到苦惱不可解救時，必須歸心上帝，或有感應。」哲而治曰：「此語第當出之安樂窩中人耳！若處吾境地，當不知如何怨黷上帝！吾心非不嚮善，特天良爲悲憤所壅，因而悖亡。爾尙未知吾被害到幽隱處耳！」意里賽曰：「主人近何狀？」哲而治曰：「彼甚悔吾得爾爲婦，遷怒及爾。主人常謂吾之倔強，均爾指使，令從今以後，不當更履此地，逼吾另娶一人。其始特謂爲悲怒語耳，昨日果命吾娶妙拿爲婦，若不聲諾，便即鬻吾南部。」意里賽驚曰：「爾我定情，是禮拜堂牧師爲證，那可負約！」哲而治曰：「吾輩爲奴，聽主人號令，安能據理自脫。所以吾甚不願爾之事我，又不願有此妙婉之小海雷也！彼小海雷到頭，亦與吾等耳。」意里賽曰：「吾主人恩重，何由至此！」哲而治曰：「主寧能爲鐵人乎？主人死，安保不售於他氏。矧小海雷慧黠如此，他售之期恐愈促，爾之傷心，無窮期矣。」意里賽驟聞

此語，忽憶昨日海留之言，心大慌擾。趨視小海雷，而小海雷正跨木馬之上。意里賽喜，挾之以出，意將以海留之事告哲而治，恐益增悲懷，遂不果告。亦隱恃主母之仁愛，當不失所。哲而治起曰：「今別矣！」意里賽曰：「行將安適？」哲而治曰：「赴坎拿大。若此行得當，當力脫爾於奴籍。汝主人佳，當無意外之變。吾行甚適。」意里賽曰：「爾主人遣騎追躡奈何？」哲而治曰：「吾萬不落人手，脫不幸，有死而已！吾只有此二策：一在脫阨自由，一唯致死，更不爲奴矣。」意里賽曰：「君慎勿自裁！」哲而治曰：「彼若獲我，且殺我，何待自裁！」意里賽曰：「君誠念我，既勿自殺，亦勿殺人。唯在逃中能自防衛，即仰託天主之庇。」哲而治曰：「吾歸必不動聲色，當私飭行事。吾有密友數人，必能扶助，爾勿斤斤於懷。爾於一禮拜中若不得凶耗，則吾行已向坎拿大矣。吾逃後，爾須日日祈禱上帝，俾冥冥中庇我。上天憐爾義心，吾行或不被難。」遂執手別。是時二人對視移晷，默無一言，而淚落如綫，蓋彼此均防無更見之期也。

第四章

解而培之僕湯姆，即與海留所論賣者，居近解而培舍右小屋中。湯姆之婦曰克魯，爲解而培夫人司庖，生三子，其二已稍長，最穉者尚在乳下。以解而培夫婦仁愛，克魯夫婦亦歡聚，有天倫之樂。湯姆常受學於主人之子名喬治者，所以稍能讀書。喬治亦甚暱之，不以常奴齒。一日傍晚，湯姆爲鄰人延飲，賓主歌呼，方極酣嬉，而喪收意致之事至矣。是時販子海留正於湯姆歡樂之際，來

款解而培屏，趣署券。解而培延之入座，几上已臚列文房。解而培以筆畫紙爲算，既具，擲券於海留。海留復取筆核之，無訛，遂請解而培署押。解而培奮迅而書，意頗快快。海留既受新券，遂出其宿逋之券還之，曰：「今君責償矣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吾逋固清，吾心殊歉。」海留曰：「君有憾於吾耶？」解而培曰：「海留，爾將吾湯姆去，縱轉鬻之人，當擇善而畀，勿令吾湯姆失所。」海留曰：「君以湯姆授我，尙不能定吾爲善人，又安能禁吾轉售者之必善耶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吾唯以負諸故，以湯姆予君，良不得已。」海留曰：「君安知吾之轉鬻於人，必得已乎？語雖如是，必盡吾之心，置彼善地。因吾亦欲掬示此心，以對上帝。」解而培默然，似未深信，取雪茄吸之，主客遂別。

第五章

是夜解而培歸寢，出片紙就燈閱視。其妻方對鏡晚妝，憶及意里賽語，乃問解而培曰：「今日吾家客瑣瑣作市語者誰耶？」解而培曰：「是名海留。」言次，狀頗惶遽。妻曰：「海留何人，胡至吾家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吾以會計事與之商略。」妻曰：「既爲會計來，何由徑率無主客禮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吾速之來，欲清吾逋耳。」妻見解而培狀愈惶遽，乃詰之曰：「客得毋爲黑奴販子乎？」解而培曰：「何由知之？」妻曰：「前日意里賽至吾許，道君與海留密計，將鬻其子海雷。余意君必不殘忍至此，或意里賽聽誤。」解而培不能猝答，只曰：「彼云然耶？」妻曰：「吾告意里賽：若勿以此芥蒂於懷，吾堅信爾主翁未嘗爲是喪心事。縱使發遣，亦斷不落此僮僧之手。」解而培字

其妻曰：「愛密柳，爾言愜吾意。吾縱欲遣此，亦不浪付此人。特吾狀頗窘，勢不能不遣奴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奴果屬此僮僮乎？」解而培怩久之，曰：「吾已署券賣湯姆矣！」愛密柳駭然曰：「湯姆事吾極忠，今乃亦在遣中！且君少時，湯姆已事君。君嘗云：當令湯姆脫奴籍。今既賣湯姆，然則意里賽之言又似實矣。」言已，大憤。解而培曰：「君既悉吾事，吾固不能更隱。然湯姆、海雷均署名券中，且夕將發。然賣奴之事，常有之，君何怪爲！」愛密柳曰：「君既欲賣，胡不再謀，而必賣此二人？爾知湯姆爲極忠義之人，小海雷又意里賽獨子，爾何忍心鬻此兩人？縱爲勢所迫，亦何必屬之此僮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唯此二人，彼始出重價。且海雷言：若更賣意里賽者，其值當尤鉅。」愛密柳遂直斥解而培曰：「僮哉，君也！」解而培曰：「吾良知君不欲，曾峻拒不答。」愛密柳既斥其夫，旋亦懊悔，乃謝曰：「吾以氣憤，乃口不擇言，君其恕之。吾終須籌畫良法，俾此二僕勿出吾門。君若必屬此僮，則二人性命且岌岌！」解而培曰：「吾固知之，特吾無術以脫此困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吾願盡去衣飾家具，必勿苦此二人。自吾御奴，凡奴於吾家者，咸令讀書爲善。今若鬻賣，與吾教彼爲善之心，自相柄鑒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君心吾極愛重，初不欲將此事奉告。君縱盡去其衣飾家具，彼販子尤必齟齬。海雷之爲人，凶暴無檢，吾又負其責，若不遣此二僕，彼據責券，將盡毀吾家始已。果爾，則吾夫婦又何以自活？吾本欲更貸於巨室，如券還之，不願去此二僕；乃海雷目見小海雷婉變，故必欲並湯姆將去。吾此時已被其壓力所制，彼如何，卽如何耳。」愛密柳乃隅立，若有所思，既而掩面哭曰：「上帝有知，必不令此販子竟得死所。自吾穉齒時，卽知畜奴

之家，負大罪過。」解而培曰：「爾竟欲不畜奴耶！吾俗謂不畜奴者，異端耳。國俗如是，烏能不畜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吾意固如此，吾又極知此畜奴之事，斷非公理。」解而培曰：「若必如是思想，豈不違背牧師之言。若還憶前一禮拜某牧師所宣之言乎？」愛密柳曰：「吾後此將不用其言。彼牧師養尊處優，非奴不可，其言又焉可信！牧師所言，證以吾之天良，終竟有悖戾之處。」解而培曰：「君語雖如是，然必消吾必不得已之所爲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吾何不諒之有。」言已，出一寶貴之金表，示其夫曰：「脫此能易吾小海雷乎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吾思此物恐難相抵。因吾已自簽押，彼理直而吾情曲，奈何？彼若氣動，儘可以券赴愬刑憲，則吾家所有將爲訟而空。」愛密柳曰：「海雷竟猛暴如此耶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彼性情堅如牛革，而復嚴冷難近，並無一隙慈善。冀其反悔之日，猶之枯骨在筵，生氣久盡。人苟餌以重貲，雖所生亦可日中爲市。」愛密柳曰：「然則湯姆及小海雷果不免矣？」解而培曰：「彼破曉卽來索人，吾當避卻，不忍更見二人生別之狀。君亦於明日遣意里賽行，勿令彼見其幼子被人攫去。」愛密柳曰：「吾何必去，吾將以發遣之情告湯姆，俾湯姆知彼主婦蓋時時心乎其人耳。唯意里賽遽別其子，實無術以脫之。吾不知所積何孽，乃傷心至此田地。」方夫婦商略之時，竟有從外竊聽者，蓋解而培背內而坐，其外適有巨櫥蔽之，當愛密柳晤見其夫時，已久遣意里賽歸寢，意里賽忽焦悚不能成寐，伏此櫥後聽之，直待兩人寂然時，始快快行，色如死灰，股弁至不可制，齒震震相觸有聲。意里賽本有姿首，至此竟大減其平時光豔之色。因自決策，先求天主默爲之相。既至寢，見臥處家具陳陳均足留戀，蓋因物而益戀其主母，唯見小海雷

雖髮如沐，伏枕酣睡，至可憐念。意里賽面海雷語曰：「兒至可憐耳，乃渴睡都無所知，亦知主人賣爾乎？然爾母當以死衛爾！」此時意里賽欲泣竟不成淚，若苞血於眶，痛極不可徑出。於是作書曰：「主母鑒此：婢子此行，極感吾主人，不能以婢子在逃，遂謂爲負心不感激者。昨宵主人主母往復詰駁時，婢子伏櫪後，一一聞之。唯婢子救子情切，主母當勿以負恩見責。主母善念，上帝知之，後此必將被戮於天。婢子行矣。」書訖，摺疊其楮置案上。因檢海雷衣服，束之腰囊，並索海雷玩物，亦瑣瑣藏之。蓋婦人戀子之心，雖在顛沛瑣尾中，其精神亦全注愛子身上。因輕拊海雷，促其蘇醒。時海雷拭其睡眼，喃喃語曰：「阿娘急裝，將向何處去耶？」意里賽噤不能答，唯注視海雷良久。小海雷慧絕，知其母必有所事，遂亦不詰。意里賽曰：「勿聲！外間有暴客來，將捉汝！然爾娘儘其凶暴，必不令吾兒爲彼攫去。吾今與爾同逃靜密之地，勿令此賊偵邏。」言次，已將海雷衣服結束精緊，遂抱海雷拔關而出。時夜氣極清，星光滿天，防海雷新睡初起，稊質見欺風露，以衣幕其頂。海雷亦以手抱其母項際，將出大門時，有獐狗當關，見意里賽出，帖耳搖尾，作聲來近。意里賽低呼狗名，令勿吠。此狗似未知意里賽半夜啓關何作，見意里賽上路，乃急尾其後。未移時，至湯姆門外，乃叩關。時湯姆與克魯皆未睡，克魯驚曰：「門外是何聲耶？」趣湯姆起，曰：「其聲似意里賽。」門闢，火光外射，突見意里賽容色更變。湯姆曰：「若病乎？」意里賽曰：「吾將吾兒自今逃矣。因主人將賣吾兒，痛不可割，故爾。」湯姆夫婦咸大聲曰：「賣乎！」意里賽曰：「然。吾因潛聽吾主人夫婦商略，既鬻吾兒，並亦鬻君。一破曉，販子卽來索人。」湯姆聞言，如